

中国艺术

一个新闻记者笔下的艺术人和艺术事

■ 黄伟明 著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背景

一个新闻记者笔下的艺术人和艺术事

黄伟明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 背影：一个新闻记者笔下的艺术人和艺术事 / 黄伟明
著. —上海：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9. 11
 ISBN 978—7—5458—0151—4

 I. 背… II. 黄… III. 艺术—概况—上海市—现代—文集
IV. J12—53

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184084号

背影 —— 一个新闻记者笔下的艺术人和艺术事

著 者	黄伟明
责任编辑	包晨晖
技术编辑	吴 放
装帧设计	包晨晖
出版发行	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
地 址	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
印 刷	上海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09年11月第1版
印 次	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889×1194 1/12
印 张	18.5
书 号	ISBN 978—7—5458—0151—4/J.36
定 价	200.00元



像泥土一样生长 油画 80×100 cm

部落形态，新鲜生活。这种部落精神并不意味着真的回归聚住这一具体形态，而它真正的意义在于建筑设计师在对建筑所处环境的历史、当地文化、艺术肌理进行充分探询后，创造出一种艺术与设计产生的身份鲜明的可能。这种房屋诞生可能源自过去、源自本地、源自记忆，却很明确指向新的生活。

这是位于百慕大群岛的一幢自住房。无论是材质还是形态、色彩形式，都像从泥土中生长出来一样。当我来到此地并用油画形式纪录下它的生长环境时，说实话，会产生许多感想：美丽同样也包括“土气”！



紫色流露 油画 80×100 cm

很多画家的作品都有鲜明的个性标签，有时是题材，有时是技法。这个“标签”往往是画家最钟爱的事物，或是最擅长的绘画语言。真正的“个性标签”总是不知不觉地出现在画布上，那是画家内心情感和真实思想的流露。虽然我只是一名美术爱好者，但也发现，当自己怀着最诚实的心站在画布前，往往会不自觉地运用相似的绘画元素。

比如这幅普罗旺斯广阔原野上，被阳光亲吻着的淡紫色薰衣草和金黄色油菜花。绚烂的色块形成富有强烈冲击力的视觉效果。和如此炫目的自然之色相比，人类居住的房子反而显得苍白了。

我特别喜欢这些不加雕饰但美得令人感动的颜色，并在我的画中反复运用。拿好友的话来说：只要看到“紫+金”的色块构图，就觉得这幅画“很黄伟明”。虽然，用油彩调配出来的颜色不及大自然原生的万一之美，但这已是我用心的赞美了。





贪婪地呼吸着 油画 150 × 100 cm

这是一栋建成于19世纪上叶的民宅，坐落在伦敦郊外西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镇。见到它第一眼，我就有种强烈的感觉：它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吧！历经百余年的“磨合”，它已然成为周遭环境的一部分，墙上厚厚的苔衣和脚下绒毯似的草地散发着同样清新的香气。我贪婪地呼吸着，脑海中深深地印下了这个画面。

如此“自然”的建筑在所谓“现代化”的都市中已经绝迹了！我这么感慨着，突然想起我们的祖先——他们的居所最初正是与自然连为一体的。草窝、石穴、树洞、土坑……大自然是如此慷慨，为人类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所在。后来人们越来越聪明，学会了各种技能，他们离开洞穴，用稻草、石头、木头、泥土等自然材料建造起更舒适的住房。但不知为什么，科技越发达，人居环境中自然的因子越少。我们被自己关进城市高空的小匣子，举目远眺却只有一望无际的高楼大厦。

我把家选在苏州河边，总希望这条水道在经过治理后能“苏醒”过来，能在这里看到如在泰晤士河畔所见的成群水鸟。但是，目前为止，苏州河还在“半醒中”。那天，我无奈地看着楼下这条有些孤单的河流，想起了伦敦郊外那栋老房子。因着记忆，将它呈现在画布上。一瞬间，我似乎又嗅到了那股清新的香气。







自序

我有两个女儿

我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在悉尼大学就读——叫黄费小，英文名Nancy，小名飞飞，小女儿在身边——叫《国家艺术杂志》，英文名ART，小名《国艺》。

《国艺》五岁了。早在她出生前，我就为她起好了这个响亮的名字，成日想象着她的样子，一如当年飞飞出生的时候。当新生的她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内心充满了自豪：她果真如我想象的一般，健康、美丽，周身散发出希望的光芒。正当我沉浸在喜悦与幸福中时，却听到这样一个声音：“名字太大了吧。”

中华民族一向以谦逊为美德。对别人称“您”，管别人的文章叫“大作”，而自己是“在下”，自己写的是“拙文”。但从古到今，中国人在给自家孩子起名字的时候，总要把最美好的字眼放进去。好比旧时女孩的名字大都脱不了“淑”、“婉”、“芳”、“丽”、“贞”之类，这些字寄托

着父母的希望与理想。《国家艺术杂志》的名字也是如此，它源自我的夙愿——“艺者无疆”。

《国艺》诞生在这座“有容乃大”的神奇城市，着了上海的“地气”，自然应该拥有如此的胸襟与气度。门类、时代、国界、流派、技法……在这里不再是刻板的隔阂，我试图用“大美术”的概念将一份艺术周刊打造成一个让艺术家们自由对话的舞台，而坐在台下的观众不仅能听懂对话，还能参与其中。

这个想法在当时受到了很多质疑：经典艺术向来只属于少数人，让没有太多美术修养的普通人读懂经典，爱上艺术，谈何容易！？面对日益繁荣的创作市场，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登台亮相的“角儿”呢？作为《新民晚报》的附庸，《国家艺术杂志》周刊又要如何兼顾新闻时效性和艺术观赏性？而所谓的“大美术”到最后会不会沦为“大杂烩”？说实

话，这些也是我当时成天思考着的问题。《国艺》的模式是崭新的，一切都从摸索开始。那时的我就像一个急切寻找夜宿之地的旅人，远远望见炊烟，眼前却是莽莽野原。所幸从小对艺术情有独钟，又做了近26年“报人”，我很快窥见了门径。比如近两年的“世博城市”专版，虽然离“世博”召开还有一段时间，但市民们已经感觉到身边因准备这场盛会而发生的种种变化。可是，具体的规划设计如同蒙了面纱的新娘，教人看不真切。我们的专刊就用大量图片和生动的语言，将上海世博会的场馆及整个区域内环境设计（包括节能、生态、灯光、雕塑、交通指示）的创意表现在平面媒介上。除此之外，专版向大家介绍了过去几届世博会的成功案例，在评析的同时，《国艺》对上海世博提出了一个重要设计课题，即如何充分保留世博会场地原有的“生态”环境和具有历史记忆的老建筑。以

往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只有做到这点，世博会的建设才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“财富”，拥有后续利用的价值。报纸是平的，但我们力求让内容立体，60多个版面的前期报道就是在这一宗旨下完成的。现任科技部长万钢先生曾称此为“融知识艺术和实用欣赏的报道”，并激赏其“活”。对我而言，能通过《国艺》专版让上海市民了解世博、期待世博、参与世博，我已非常欣慰了。

父母往往是和子女一起成长的。虽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，但每周为《国艺》几个版面策划主题成了我最重要的“功课”。因为《国艺》让我有了更多机会接触不同的艺术人，用更多时间观察、深省艺术界的种种现状，进而上升到对“人性”的思考。正如我的每幅油画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我所策划的《国艺》也是一样。有时灵感萌发于瞬间——和朋友聊天的时候、驾车驶过繁华街区的时候、独自静坐在画室的时候，无

数人听而不闻、视若无睹的细节常会让我眼前一亮。但更多的主题是来自多年思考的积累。比如前面提到的“世博城市”专版，还有针对“超设计话题”、“提倡艺术创想”、“倡议建立更多的个人博物馆”、“寻找上海的美术地图”等新兴艺术现象所作的深度讨论。在多角度呈现诸方看法的同时，精选的图片能给读者留下直观印象。即使从未听过这些“新鲜词汇”，看完报道，读者多少能对它们有所认识。新诞生的事物大多伴随着赞誉与诟病，让受众学会按自己的意志判断曲直，不仅公平，也对提升民众审美能力有很大帮助。一位前辈曾对我说：“判断一个国家的艺术水平，不能光看它拥有多少大师，而要关注它的国民能否欣赏美。一个拥有较高审美品位的民族，必定会诞生大师。其实，任何人对美的向往都是与生俱来的，但外部的引导很重要，引导得好便成就高雅，反之则流

于平庸，甚至堕入低俗。”我一直记着这话。在《国艺》逐步走上正轨之后，我便开始让她尝试扮演“引路人”的角色，而不再仅仅作为一个热闹的舞台。

一周一周，我拼缀着“艺者无疆”的大梦，不经意间五年的光阴逝去。大女儿已开始学习独立生活了，小女儿却还需要我和我的同事用心哺育。这本叫做《视觉背影》的小书是给我这两个女儿的。在这里，我用蒙太奇的形式辑录了这五年来工作与创作的浮光掠影，无论是油画还是版样，都是重要且珍视的艺术作品，且听我讲讲它们诞生的故事。知道了这些视觉艺术背后的故事，你们或许会对我以及我的作品有更深的认识。在很多故事里，当年的我也如朱自清的老父般步履蹒跚，但我始终坚守梦想，一步步地前行。到今天，女儿们大概可以看到爸爸昂首阔步的背影了。



